元本溯源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張林憲印

列傳第二十八下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
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爲司徒掾
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
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
乃有表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
史馥暨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乾緒等
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
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

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塲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領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
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
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
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
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
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
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典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
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
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月
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
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菑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
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
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
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
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
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
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

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
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名其名而無其人雖
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
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
皆入太學明制繩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
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
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
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
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鎮以爲經常之式法莫善於守

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宇屯據險要
又脩廣陵渠陵
太、竭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
之嘉平六年薨
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
子熙嗣
熙字大雅少有令名歷位太守父防京
兆尹防有子八人朗最長次懿懿即
宣王也兄弟六人朗獨
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必
敬其親者必敬其身體
二試經爲童子郎時監試者
壯大疑朗歷年
勞問朗朗曰朗之內外
稱無仰高之
風嘗年以未早成歎爲功
業二後關東兵

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宗三七野王近出擊
邵口唇齒之喻豈惟震温與野王脣
吾此是爲避朝廷之計
而先徙帶山之縣女駭變是搖動民之心
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遷山之民墓
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因留洛陽
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
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
大相貢朗因曰明公以
之德遭
九之會清除
從震温朗謂
之也今云彼而
未至
開姦宄之原
內徙或爲寇
朔父防爲治書
還本縣或有
也威德以隆
內民不安業
刑戮猶不絕息
加三思即榮
之鄉言有意
早用事者求歸
離此忠臣義士
有成皐北界大
於此乃四分

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
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
名並於日月但周不足侔
捐棄居產流亡竄匿雖四
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
朗知卓必亡恐留即散財
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
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鄰境
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

一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
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姻亟盛營謁者統兵
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公老戀舊莫
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
諸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
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
相持於滎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儉
宗族訓誡諸弟不為哀世解業年二十
空掾屬除成皐令以病去官復為堂邑
長其治務寬惠

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
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
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
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覬覦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
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
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
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
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
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

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與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户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績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繫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十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

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
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言信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
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眞長老稱詠以為自
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
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
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
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
農習在州二十餘年不忍居處貢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美
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旅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
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
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
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
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
亦能更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世單家富為人有容儀少
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

畜妒刀筆及牋奏伺諸大吏有之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時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鍾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東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建既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

魯隆既說太祖接漢中民以實
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討攻臨洮狄道平
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
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
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接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
逼關中以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
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
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
天水界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
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質及子詣
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悖
逆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閒之
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
俊武威王秘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
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鄷岐爲刺
史張掖張進酒泉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
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
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盡水胡伊健奴妾治元多等

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虞詡莫能治涼州乃召鄛岐以
既代之詔曰昔貴復請擊鄛賊光武笑曰孰金吾擊鄛
吾復何憂鄛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
請遣護軍憂侯儒將軍龐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
河諸將皆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
陘之險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
遂渡河戰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鸕陰四既揚聲軍從鸕
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
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
將皆曰士卒疲倦勞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
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
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
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
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
千餘騎挑戰弃走伺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
尾進擊入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帝甚悅詔嘉其功徙
封西鄉侯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
鄒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

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郭塞置烽候
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
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
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
使皆相持著此爲兎附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
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
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誤
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
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
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
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黃初四年薨詔愍傷之賜
其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諡曰肅侯子緝嗣
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
祿大夫位特進封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
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
五送喪還歸鄉里家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
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鄧越舉孝廉爲廩丘

長鄢陵廣川今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冊揚太守及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諮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喪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敢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愍悼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

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初爲
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達堅守
援攻之不拔乃以單于并衆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
援要不害達絳人既潰援聞達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
達不動左右共引達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
爲賊叩頭援怒欲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達皆乘城呼曰
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之多爲請遂得免初
達過皮氏曰爭地走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
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達

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閉門
日郡從達言故得無敗後舉茂才除滹池令高幹之反
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
恐見執乃與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蟲
城城塹不固達從琰求兵將其脩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
謀故達得盡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
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焉超至弘農
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
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

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達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達以爲丞相主簿始達爲諸生略通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視形勢道逢水鴈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餘皆放遣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及太祖崩喪還洛陽達與喪事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神

宮還鄴及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王曰赦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

乃還達考竟其二千石已下阿縱不如法者輒奏免之
帝曰達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
侯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爲戰守之備賊不敢
犯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遏鄀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
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
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
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先
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沛是時州軍在
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志兵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
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濟口陳攻
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
達督前將軍蒲龐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
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
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懿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
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
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

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以軍糧給休軍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薰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達則休幾為虜矣會達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耐事一不得

有所脩作薨謚曰肅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昔遇項見賈達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達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充咸熙中為中護軍入晉為元功之臣

晉史有傳

李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與平中本郡民人饑困孚為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縋冀州以孚為

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鬬尚出軍請平士厚留別駕審配
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襲冀州鄴行未到當
疑鄴中守備少復啟令配知外動止與子議所遣孚荅
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心不能自達孚
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將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
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温信者三人
不語所之皆勑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
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所問事救三十
故繫着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
詣鄴下是時大

將軍雖有禁令而勞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一劑中
白練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
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歷太祖營前徑南過
從南圍角西折當壹門復責圍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
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
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
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
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
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

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二門並出降又使人
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人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
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
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
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
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
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
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
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
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彊弱相陵心皆
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太祖謂
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譬開教太祖曰便以卿意宣也孚
還入城宣教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遣
命太祖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人所間蔵署亢散出守
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
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
後改為李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

除爲新鄭長與平未久多有
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
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
沛謁見乃皆進乾棋太祖大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
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撾折其
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爲能稟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
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鬬免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
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
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明

曰以何治鄴沛曰願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
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
勵之且以報乾棋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
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勑沛爲令數
年以公能轉爲護羌都尉建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
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
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
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聞黃門有疏邪黃門云
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持其頭與杖欲

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
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又關中平代張說爲京兆尹
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先帝遂以議郎完散
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喜以事貴
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僮舍從兒無能奴
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其中
其妻子凍餓沛疾亡鄉人親友及故吏爲殯葬也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山牟
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重卓首亂天下莫不
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
能倡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柰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
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
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
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
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
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
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是時歲飢軍食不足羽林監頴川棗祗建置屯田太

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
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糧運賦數寇鈔絶糧道乃使
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
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
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
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
外貧宗周急繼乏之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
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録功臣謚峻曰成
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
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
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慨之使爲軍導事善破則
綏安下辯諸氐逼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
後吏民流散鮮穀六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
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間流民皆
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
賞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
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

稱譙羌校尉則勒兵計之演忍乞降文帝以其功加護
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
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
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
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軍悉調發羌胡以從進等郡
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郭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
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具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
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襲
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揩而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
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
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
降其三種胡與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
則鄰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
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
黨無衆皆降演軍聚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
進討都亭侯品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被
則賤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俊人之被也初則及

臨蓐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止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待中傅巽掐苦洽反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袁紹據西域通使燉煌獻經十大珠可復求十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則從行徧襍經籍矣鹿帝大怒遣朗牀收乃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盛唐堯之化而以戲多殺羣吏恐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尚書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社延年之後延年父周官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畿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令縣因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鎧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

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或進之太祖太祖以畿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焉平太守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鄴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計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爲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邸津度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二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

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大敌爲并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心又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曰騎攻東垣高幹入獲澤上當集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謂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晨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晨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

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勉慰之漸課民畜牸牛草
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於是
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乃令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
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至今河東特多儒者畿之
由也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
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
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庶矣哉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
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相率勉曰人生

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
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故
威風夙著今可勿令領兵以重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
昭又領冀州恕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
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
戎車亟駕此自熊羆之士屢為蕃
加榮慕益腕抗論以孫吳爲
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
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
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務本

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十餘萬通比屢未實三邊遣難繞天畧而以所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三州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守將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輩刺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於人才尚復易得中朝苟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圄空虛陛下踐阼至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頃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

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
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
大患今究豫司冀亦天下之
腹心也是以愚臣懍懍實
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
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歸
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
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
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
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
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愬以爲
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
疏已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
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
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
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
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苟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
讓之風冀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
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

更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
務也臣以爲優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
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
大臣亦當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
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
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明其
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
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
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東牆立朝
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
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
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
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盡誠人
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
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
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責勢執平不阿所私危
言危行以勵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揖

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安身繫行遜
言以勵朝廷著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
之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
雖仲尼爲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
學者師商韓而尚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
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
安廉昭以才能按擢頗好言事怨上疏極諫曰伏見尚
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
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

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惟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
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
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
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
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
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
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與
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
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

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郎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音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師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賤作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坐

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皆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君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垂耳反使如康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已言賢

愚明旨當爲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知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

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決讀昳詔乃知聖思窕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賢有本性雖臣亦不盡稱職也夫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欲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慮臺閣崇今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

絕聽伊尹作迎客留之制選司徒更惡更以守寺門
戚蔡由之實未得爲蔡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
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
校尉孔occ辟大將軍狂悖之事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
甚於受屬選舉矣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
躬非社稷重臣猶如此以今堦古陛下自不督必行
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更守門非治世
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慮於姦不削滅而養喜
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猶小人行之者以
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
以遠衆近世爲奉公察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
而更不能爲此耶誠顧道理而并爲耳使天下皆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朝不絕其
明平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
長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憂百姓也
陛下何不試觀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
夫人臣得人主之心愛業也勵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
鍾之祿厚賓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

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然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侗隙之寇內有貪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怒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怒所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之歡心不及其父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怒在朝從以不得當世之知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怒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頃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怒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勃然奏怒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亦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怒儕儻任意而不思防患終致此敗初怒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值目簿廷尉謂怒曰相觀才性可以卣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東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

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戉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纖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頒爲豐樂亭侯邑百户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於世者次於晉史有傳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父興皆爲名儒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衆興及泰漢史皆有傳泰卒天下大亂渾將泰二子豪避難淮南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召陵令天下未定民皆輕不念産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勸導其漸黨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曲給無不舉賜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聲爲忍數諸縣不能禁皆恐懼寄治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

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
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
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
貴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於是轉相寇益黨與離
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
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鄠城
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郭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
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侯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遣
山渾復討擊破富等將其所略還及趙青
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將士就討衆首前後歸附
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
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
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者爲比勤
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衰息及
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
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即位爲侍御史加駙馬
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每患水潦百姓飢
之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

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閒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德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豐實入魏郡果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袁晉史有傳

魯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卹貧羸甚得其理舊六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帝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

明胡常恕望慈皆勞之欲請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
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其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
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
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
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
立祠遙共祠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
清河太守擧安任熾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
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文恭折獄或推誠惠愛
或治身清白或摘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瓘燁事行無

所見顏斐字文林有才學太祖爲丞相召爲太子洗馬
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焉超
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十石取解目前
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
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
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
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了車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
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又
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

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當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懿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懿懿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懿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斐心素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啁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于今稱之不忘令狐邵字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于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瞻出到武安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

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曰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二歲病卒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敭人謂愚必榮今孤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邵默視而不荅也退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父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没之後十餘年間愚爲兗州刺史果與王淩謀逆家屬誅滅事在淩傳邵子華時爲弘農郡丞以躁竄得不坐孔父字元儁孔子之後父爲散騎常侍華三少帝嘗上疏諫官至大鴻臚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姓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

心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遼武力絶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東募兵得千餘人而還值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其兵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兵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鄴國諸縣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人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悅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青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袁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按陰安從其民於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恒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譚破遼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

遼引兵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遼突入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至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虜其衆太祖論功增遼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

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斬二將殺數十人大呼自名衝圍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陳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兵人奮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京都勑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

軍將婁發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進封晉陽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六百户黄初二年遼朝洛陽宫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吕布袁息歎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吕布袁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閒消息道路相屬疾來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吕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户賜一子爵關内侯虎爲偏將軍薦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隨陣都尉從擊吕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

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又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睦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都鄴都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薦進及于禁張遼功各宜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

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與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樊陽長梁大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户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户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
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
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
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稍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
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
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
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
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
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

陰是時軍亂各閒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
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
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
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
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
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遂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
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
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
公聰明譖訴何緣而入徐巖軟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

狀太祖悅謂禁曰濟水之難吾甚急也將軍在亂能整
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
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
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
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
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
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
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
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
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
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
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
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
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
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
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交禁可失節乎
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
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耶益重禁稟海平拜禁虎

威將軍後與臧覇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
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
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户并
前千二百户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
太祖每征伐咸遶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
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
得士衆心太祖嘗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
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
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
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户封一子爲列侯建安二十四年
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
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
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
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
意臨危變難反不及龐悳郭會孫權舍羽獲其衆禁復
在吳文帝踐阼權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
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之制曰昔荀林父敗績于邲
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故晉獲狄土秦霸

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蟹入城之敗水災
暴至非戰之咎其得禁等官拜禁為安遠將軍欲遣使
吳令先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謙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
悳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懃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
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
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與諸將拒
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鷹揚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
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
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
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
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
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
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惡又更
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太祖得郃
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
信歸漢郭拜偏將軍封都亭侯後以衆從攻鄴拔之又
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從討柳城與

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賨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

舉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黃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二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一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案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聞之太祖在遂安遣使假郃節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

先召郃與其並朝許宮遣南襲
諸軍渡江取洲上屯搗明帝即位
誅擊孫權別將劉阿等遣至祁
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追
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汶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
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制益封千戶并前四千三百
戶司馬懿治水軍於荊州以順沔入江以伐吳詔郃督
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其
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祁山急攻陳倉亦
[illegible]

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之南北平士三萬及兗青虎
賁使衛郃帝因問郃曰連將軍到宛得無已得陳倉乎
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
臣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
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
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
嘗薦同鄉畢諶經明行脩詔曰士終遠為將奏置五經
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其人
國朝聘嘉將軍之意今擢諶為稽
[illegible]詔曰亮復出祁山詔

郃督諸將西至略陽追亮還保祁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諸曰莊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户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晃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鬬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

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故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濾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皆傾耳以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三屯盡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

征踏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
城賊又與蒲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
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
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
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
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
四千人渡津作壘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
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
平踰厚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
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户從征張魯別遣
晃討攻積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
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
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絶馬鳴閣
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
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絶外内
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奇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
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

水暴溢干禁等没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大祖復還追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殼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羽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汚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二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巵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陳觀之而晃警整齊將士駐本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為右將軍進封逐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邑二千戶後以疾上印綬詔報曰將軍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遷安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

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百一百戶馬之多歛以
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征
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
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為
謚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
人列侯初清河朱靈字文博
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
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
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

將名亞晃等二至後將軍高唐亭侯

傳第二十九

魏

李典

臧霸 孫觀

呂虔

衛覬 淄博

劉劭 繆襲 蕭林 韋誕 夏侯惠 杜摯 孫該

傅嘏

陳群 子泰

李通

文聘

許褚

劉廣

桓階

陳矯 子本

徐宣　衛臻 父玆
盧毓　和洽
常林　楊俊 王象
杜襲　趙儼
裴潛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與俱叛乾不聽遂殺

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仍收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頴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太祖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宗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攻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
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
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
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
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
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
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
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
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
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
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
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
如耳吾其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
增邑百户并前三百户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
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
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功增禎邑百户賜典一
子爵關內侯邑百户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

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内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恭會酒酣殺直衆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公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其亡可立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劒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威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

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絶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援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子基襲文帝踐阼詔曰剛侯又以基爲奉義中郎將基兄緒爲平虜中郎將用寵異焉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一日餘（霸年

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賈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推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令翁毛暉爲將兗州亂翁暉皆叛及兗州定翁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

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
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主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
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
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
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
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
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請歸太祖曰諸君忠孝豈
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散家財
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
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
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
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帝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
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謝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
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入巢湖攻呂巢破之張
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復攉不得救蘭
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
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
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

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霧兩大軍未至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吕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出行軍事常咨詢焉明帝即位增邑五百

并前三千五百户薨謚曰威侯子女嗣文官至青州剌史少有文薨謚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内侯而孫觀亦至青州剌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剌史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及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

不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歛敕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與樂進討關羽於壽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梁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還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聘

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不解去聘追擊破之增邑五百并前千九百户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户邑封聘子伉為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伉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業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授尉杜松部民吳毋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毋渠帥及同惡

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泉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表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掠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舉茂才加騎都尉

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蓩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户虔薨子翻嗣翻薨子壯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保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衍斗者置四隅褚

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半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迾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君驍人嗜也即日拜都尉弓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禽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容數言方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舟沉沒褚斬攀船者船皆虛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左手舉馬鞍蔽敵太祖右手浮船不免其後太祖與遂超單馬會語左右莫得近太祖害之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害之褚勇疑從騎是褚乃

問太祖曰公育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
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不破超等褚身斬首級
還武衛中部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
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此皆謂
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管長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
詣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座語褚
曰王將出便還入敕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
重臣降意呼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
內臣豈容談戲足矣入宮王何私乎太祖聞愈愛之遷中堅將
軍文帝即阼進封萬歲亭侯遷
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
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
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劒客
也明帝即位進爵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
褚薨謚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
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
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

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 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爲
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
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
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
多引爲部曲覬與荀彧書曰關中膏腴之地堉遭荒亂
人民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閒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
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貪弱
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口二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
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護以其直益市穀
牛若有歸民以益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
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紹治弘農關中以爲之主則
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
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
中服從彧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國既建拜侍中與
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爲尚書頃之還漢朝爲
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詰之詔文帝踐阼復爲尚書
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關鄉侯三百户覬奏曰九
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

知律刑法若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洞匱而役務方殷顗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君惡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死亡貧賤順指者愛所由來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死亡貧賤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一言開一

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貙虎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全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微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

通三肉衣不用錦繡立因等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
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
石臣上下並用籌算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勾踐滋
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
作不輟修靡日崇務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
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
智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尚見非陛下無求於
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
制也觀察漢魏時獻忠言卒於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
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
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
亦與觀並以文章顯勗字加茂初名岂以名勗魏公九
錫策命勗所作也觀薨謚曰敬侯子瓘嗣晉咸熙中為
鎮西將軍晉史有傳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就於講堂上頹川
司馬德操指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能知不廙
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異友二人
皆以讒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

望之曰趙殺鳴犢伸尼狐輪今兒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鑒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廣懼奔揚州遂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太祖之在長安欲征蜀廣上疏言文王伐崇三驚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呼而社稷用隳是力爭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爲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戚更焉殿下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不出旬年而二寇服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廣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廣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廣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量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末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効難用筆陳廣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位爲侍中賜爵關內

疾黃初二年卒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章嗣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時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郤會劭曰祥慎禋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云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煞則聖人重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右 以自新後淵果斬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典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

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夷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來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慱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深忠篤

[illegible]禮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宜補翼機事納謀幃幄與國通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是初[illegible]受詔作都官考課法劭著七十二條及作說略一篇十二之劭又以爲宜制禮作樂用移風俗作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襄友人山陽仲長統陳留蘇林京兆韋誕譙國夏侯惠任城孫該河東杜摯等皆有才學多所敘述著名於世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中卒統字昌言漢史自有傳林字孝友建安中爲五官

將文學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誕字仲將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卒于家誕與邯鄲淳衛覬並以善書有名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惠字雅權夏侯淵之子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該字公達年二十二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卒于官摯字德寶初上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祠校書竟不得遷卒于秘書

[illegible]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伯父巽黃初中為侍中尚書嘏弱冠知名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馨譽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諧非國家之利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材何乎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

邦家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久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寡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空陳群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諮以毀最之課未盡人才作論難之頗箴其失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諮復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靜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諮不平因微事以免諮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傳司馬懿請為從事中郎曾與諮論河南尹遷尚書諮欲依古法大改定官制以時方多難未能偃易而止時論者議欲自征吳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各獻策不同詔以問諮諮言舉衆臨險此為希幸徼功非全軍之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佤最差完牢隱兵當民表寇鈔不化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農計謀表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時不從諮言遂詔昶等出軍為吳大將諸葛恪大破於東關恪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諮議以為淮海非賊經行之路又普孫

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無子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恪不遑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汎淮示動青徐恪自引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圍新城不克而歸罷軍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師不宜自行可遣大討孚往憖疑不決王肅勸之師遂行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師薨嘏與司馬昭徑還洛陽嘏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

子志大其量而敷業難為也可不慎哉毅以功進子封鄉侯增邑六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歲毅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元侯子袛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袛涇原子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批旨旨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劉表許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太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

叔業以納王令表氏又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杖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遂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非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遷魏郡太守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奕以剛鯁少黨而爲西曹掾干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與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孰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而晃等孰不便耳階曰今

仁等勢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蹤
地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
大王按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
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
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
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
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
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帝爲之流涕謚曰貞侯子
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未襲

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後謚
曰壯侯子翊嗣

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
盛名於世群爲兒時寔常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
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群之間先與紀
友後與群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群爲
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群說備曰袁術尚
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
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

破備軍備恨不用群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
徐州蜀呂布破太祖辟群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
安王模下邳周達者太祖辟之群封還教以爲模達識德
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奸宄誅太祖以謝群群薦
廣陵陳矯刑楊彪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亂忠義死
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群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
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
魏國建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
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

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平
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
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
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
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
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
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
三千之蜀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
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遠死者可以刑

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答一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群議同王朗又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群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群後轉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莫雅杜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又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使群領中軍帝還假節鉞與大將軍曹休還許昌以群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群與曹真司馬懿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開府頃之為司空改錄尚書事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群以為斜谷險阻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群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

之皇女淑生未朞月而夔帝悼念之爲之制服舉朝素服朝夕哭臨比葬帝自往視陵親臨祖載群上疏極言其非是後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驚怪或言欲以避王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毀舍群復上疏言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而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費農人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大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群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役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唯陛下慮之帝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賊滅之後豈可復興役邪此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群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焚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王者莫之敢違若必

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盭若皇然回意亦非臣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鑄鍾離意諫之而止後復作之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使復位廙深德群群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群又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毀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青龍四年曹叡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群功德分群户邑封一子列侯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諸

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絶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於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

不淮安等乃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踪遂皆降淮盡死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頃年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淮兵爲翅使涼州軍至袍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袍罕趣狄道泰勑經進也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隴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它

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六敗以萬餘人還保秋道城餘皆奔散維秉勝圍狄道泰宙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秘亦到即與艾秘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三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垂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避之鋒不知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持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示若其銳氣分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完朔東事隴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棄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盡力致命攻守蹉跌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

耳自然之勢也洪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
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若等有何言如
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
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
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誤上
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羌山道深險賊必設伏奏詭
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
突至奏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奏
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道城中將士
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反襲後衆一州
矣奏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
邽初奏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
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
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
敢能沒經軍而看隴右宜須大兵西集乃致攻討大將
軍司馬昭曰昔諸葛亮嘗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
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
得上策奏奏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搖動天下故希

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昭語荀顗曰玄伯沉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耶後徵泰為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為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昭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氏兄弟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昭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户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高貴鄉公之見殺也司馬昭會朝臣謀其故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過之垂涕而入與太傅司馬孚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昭謂泰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追贈司空諡曰穆侯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

前朝改封溫爲愼子陳氏自大丘長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憙卿卿憙長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來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聞其名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聞明雍容有德有行吾重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重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重趙元達博聞雅記奇逸卓犖吾重孔文舉雄姿俊出有霸王之略吾重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那爲孫權所圖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蕃則吳人拙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旁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辭曰本國倒懸繇僕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効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熹平而嫁於許衡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身死懿公冤焉君爲其內臣爲其外乃剖腹

內附而忘桓公曰備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宿士無日矣吾我備定其吾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斬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覺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尚書行前未至鄴太祖崩洛陽產中扣常以爲太子即位

當須詔命矯曰王喪在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昔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而還臣其義乎 初此時劉曄以先進見幸因

謂矯享權矯懼以問其子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讒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後加侍中光禄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謚曰貞侯本嗣爵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排之矯才量

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訾議者以其罪罪之初矯爲都功曹使過太山太守東郡辭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之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隣國君盍從陪臣遊乎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本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群下自盡有統御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騫亦至車騎將軍晉史有傳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不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歸心於太祖時淮浦海西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宦質來討賊質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宣屬之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譏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譏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潁陽亭侯邑三百戶時僕射缺人平領軍相範薦宣忠厚亮直宜居腹心之任遂以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

昌宣總統留事帝還至者奏昌宣射
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者竟宣所上疏陳威刑太
過又諫作宮殿窮奢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
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
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
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
節可謂社石臣也當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
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玆字子許有大節不應
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玆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太祖亦異之數詣玆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
太祖每涉郡境輒遣祠焉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
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
而赦之後為黃門侍郎東郡[臻]君[臻]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
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今聞越言固自不信及
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
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內侯轉為戶
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

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
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
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
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情長江未敢亢
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校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
即位進封康鄉侯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
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過亡虜乃爲上將周武接漁父
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
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
野於成臣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使
天下馳騁而赴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
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圍到
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
臻數切諫及毀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毀
舍不成吾所留心鄉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
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
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
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荊城臻曰然含六之驍將必下

從權且為蔵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遣攻合肥
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内實觀望且合肥城固
不足為憲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壽陽而
權竟退巡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
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土克定
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
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
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内脩
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安矣儉行軍
遲不利臻遷為司空從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
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父不立太子而方音實臨蒸侯
丁儀等為之羽翼勸臻白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
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
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
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
秦留侯願神不忘楚事儻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
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
中為光祿勳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漢史自有傳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
幽冀飢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
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
通選故重士士法罪及妻子士妻曰等始適夫家數
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
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
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

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穴合巹之後罪何所加
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
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
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
議令史魏國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為
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
為屯田而譙土地墝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
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

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
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
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
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
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
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
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
任直陛下宜容之毓在職三年多所駁爭遷爲吏部尚
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鄉者乃可毓樂常侍鄭沖帝曰

文和吾自知之吏舉吾所未聞也乃舉阮武孫嘉帝於
是用嘉邑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誚
帝深疾之時舉中書郎制曰得其人與否在廬生耳選
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
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
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士若正以循名案當
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
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
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

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禰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魯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領之出毓爲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懿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加奉

都鄉封高密亭侯轉爲僕射故世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師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還爲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受印綬進爵安城侯邑二千二百戶甘露二年薨追策謚曰成侯孫潘嗣毓子欽嗣

咸熙中欽爲尚書與泰山太守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

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

彊弈繇所利四戰之地本初棄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
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它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
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
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昌世之主不可黷
近久而阻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慶武陵太祖定
荆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甚選
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一以節
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斷格物所失或多
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
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汙辱
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
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
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
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
玠毀謗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
言其事寵朝太祖令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
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妾爲死友怨歎殆不可
忘也昔蕭曹與高祖共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

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
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
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
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
公爲世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
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
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
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
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

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弧射姑剌陽勵
父於朝此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
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
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
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户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
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
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言消復之術莫大於
節儉當今之要固在省息煩勞煩之費損除他餘之務其
言甚切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

之加賜穀帛蔬醴簡侯子禽嗣（離音禽）禽弟適才爽開濟
官至廷尉吏部尚書適子橋嗣晉太子少保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
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於是咸共嘉之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
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饋餉之林雖在田野
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
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
以崇威嚴林叔父攝客為諸生所白匡怒取治舉宗惶

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毋彪
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郡郡表裏山河土廣
民殷又多賢能唯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
震慄雄才舊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
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
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異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
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謝匡匡原林叔父林乃
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共
斗入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

楊訓其婦文會其資貲林率其宗族爲之築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保壁薛仁辨州刺史高斡表爲驃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寧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豺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天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illegible]敗將宜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遂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永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性闊達不與林同數聞林過吏聲不以爲可林夜過吏不勝痛叫呼敎敎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喟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荅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平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司馬懿以林鄉邑耆德

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為後生之法豈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昔嗣為太山太守坐法誅昔弟靜紹封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少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厲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皆餘家俊隨資之通共有無宗族知故多為人所掠作奴僕者乃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懿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唯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為人僕隸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襆盜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荊州過中牟縣有囚繫當決刑者太祖見而問之囚呼曰魏諷反於鄴後自劾詣行在所

俊以身方罪免歲許還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
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守南陽
時王濬為散騎常侍薦為後同郡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
粹之哉質履忠肅之弘量量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
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
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
境守清淨無所展其能宜遷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
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
自兵伍俊資拔將大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
縣令其明鑒行義多多此類也初臨蔡侯植與俊善太祖
嫡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蔡才分所長不
適有所據當然辯臨蔡德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三年
車駕至宛以帝不豐樂發怒收俊僕射司馬懿常侍王
象荀緯為請叩頭流血帝不許後曰吾知罪矣遂自殺
衆寃痛之王象字羲伯既為俊所知按果敢有才志建
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自王繫陳琳
阮瑀路粹等亡後後進唯象才敢高魏有天下拜象散
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領秘書監象

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書藏於秘府令四十餘部
部有數十篇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彩溫
雅用是京師歸美天稱爲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
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軍旅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
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又太守楊俊詔問
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
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荅欲釋入
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
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緒
手帝遂入決後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
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漢
世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
襲喻之曰吾所以與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
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
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
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迸還鄉里太
祖以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

城郭不得農桑野荒民困舍廬空虛龔自知恩結於人
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前
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龔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得
五千餘人嬰城而守有南陽功曹柏孝長者亦在城中
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
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
貟稍親鬬語子緒曰男可習也是時龔親執矢石率與
吏民戮力臨陣斬數百級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
八人盡被創城得入城龔帥揚聲決圍而出死喪略盡
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平剛摩陂營百姓慕而從者如
歸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行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彊識
博聞故太祖遊觀出入多得駿乘至其見禮不及洽龔
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
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盍侍可矣恨
恨於此欲兼之乎後龔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
張魯太祖還拜龔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
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戞為劉備所沒

畢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等攝諸軍權宜以郃
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還留府長史鎮
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雜騎驥而不乘焉
辈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
恃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
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上作色不聽
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
天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
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
許攸慢吾如何可輕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
祖曰凡人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
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
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
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是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
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曙於
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
帝亦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
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御史封

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尚書明帝即位進封
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眞督諸軍拒亮徙
爲大將軍曹眞薨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伯猷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敏索欽通
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户以
拜太中大夫薨追贈都許儼謂欽曰曹鎮
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
應期命世必能康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
十九舉孝廉詣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
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誅之自是恩威並著時袁
紹舉兵南侵書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唯潁
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
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寧無遺
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
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
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
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
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

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小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見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撫慰所斂綿絹皆悉還之或報曰輸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

王簿時干祭屯賴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太祖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

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

統諸軍善勞數來寇害儼率署等守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內應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彼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

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
若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
且爲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
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
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妄
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
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
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
千人當須到乃發遣初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猶

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盛
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
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
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
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
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
凡所全致二萬餘口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
議郎參仁軍事南行與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
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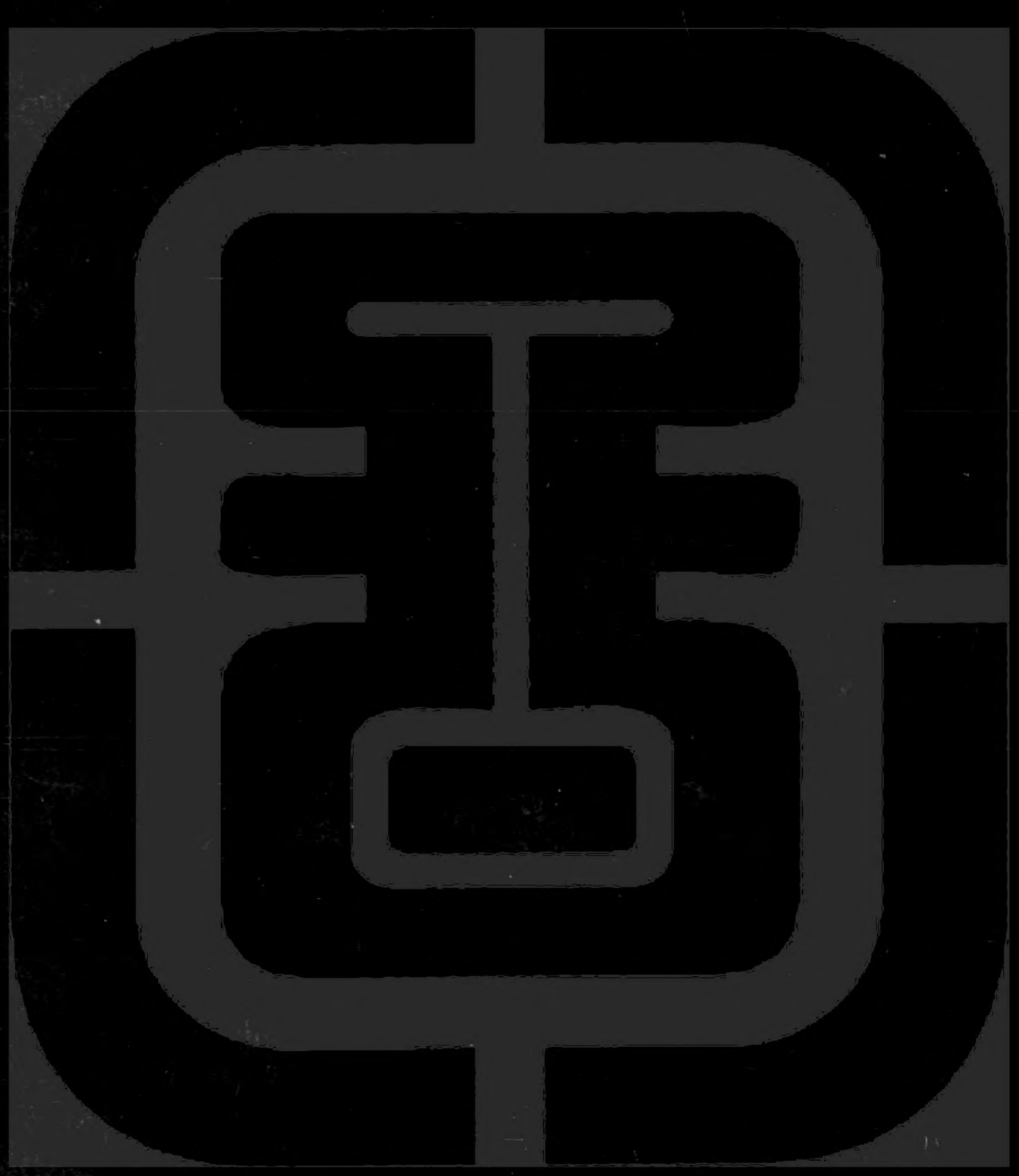
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
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
前軍逼圍遣諜通仁使仁知有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
至不過十日尚足堅守鑿後圍發破賊必矣如有
緩救之戮余為諸營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
與仁深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
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即
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
曰權邀羽還兵之後顧有還救恐我乘其

兩疲故順辭求救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
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逐北權則改慮於彼將生
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
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頃
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二年賜
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
徵儼為軍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
將遷尚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
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

復爲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
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
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
將軍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
义手上車發到霸上悉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追送
雜藥朴數箱儼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
用是爲邪遂不取及至京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
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群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
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以
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荆州以潛
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太祖問潛曰鄉
前與劉備俱在荆州鄉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
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閒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
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
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
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户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
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

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
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
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按誅郡中大吏與
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數人北邊大震百姓歸
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襃稱治代之功潛
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理過
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
法此忿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
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果反乃遣鄢陵侯彰爲驃
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浦陰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
敦具軍陣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爲散騎常侍出
爲魏郡頼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貧舉比之郡國皆是農
官仕進路泰遷荆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入爲
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
二百户入爲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
府者百五十餘條父喪去官拜光禄大夫正始五年薨
追贈太常謚曰貞侯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
尾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潛之去官也遠近皆云當爲

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即
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慎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
貧乏織藨苫以自供又嘗爲兗州時嘗作一朝牀及其去
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笭車羣弟之田廬常
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
石舊其寢儉校度自魏顗與少能及者潛爲人才博有雅姿
容狀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秀咸熙中爲尚書僕射後與子頴皆顯名晉世

列傳第二十九